

詩語背後

從東和墟到中英街

走出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兩幅展板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拔旗遷界的傳說」，一是「逃港風潮」。

梧桐山西南部有一條小河，名叫深圳河，注入深圳灣；東南部有一條更小的河，名叫沙頭角河，注入大鵬灣。本來，根據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簽訂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及其後簽署的《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兩條小河連同構成兩河分水嶺的山巒溝壑，應是中國與英租借地的邊界。但實際上的邊界線，東端並不是沙頭角河的尾段，而是位於河南邊的一條街道——中英街。

珠三角一帶，把河流沖積形成的土地稱作「沙」，把鄉民圍海而成的田壩也稱作「沙」。「沙」通常臨海，故「沙頭」亦為「海角」，從陸上看是沙之頭，從水中看是海之角，民諺有「日出沙頭，月懸海角」的說法，沙頭角地名便由此得來。這種地塊水陸相間，南方颶風暴雨多，河水改道是常事。中英街作為東和墟的繼承者，便建在沙頭角河的一條故道上。

沙頭角地區早有人居，居民以客家人為主。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這一帶已有數十個自然村落，並組成了最早的村落聯盟「十約」。那時沙頭角還沒有墟市，村民趁墟(北方叫「趕集」)必須翻過梧桐山到深圳墟去。因應這一需求，「十約」發起就地興建墟市，取名「東和墟」。經過百餘年發展，東和墟與深圳墟一東一西，成為梧桐山下兩大名墟，分別充當了惠州府和廣州府南下香港的門戶，人員往來和邊境貿易繁盛一時。東和墟當年盛況，可從中英街上兩株百年大榕樹下的石碑感受出來，一個是東和墟碑記，另一個是墟市場銅板浮雕。

據「拔旗遷界的傳說」展板介紹：中英勘界之前，英方準備以當時的河流為界，這樣，處於河南海濱的沙欄嶼村和東和墟市就將劃到英界。沙欄嶼村民不願歸英國人管，在父老吳子魁帶領下，組織村民拔掉了英國人預先插在河邊用作標明邊界的界旗，

東移一個乾涸的河床上，後來在那裏形成了中英街。村民說，東和墟和沙欄嶼村是他們的祖先爭回來的。

這個傳說並未找到文獻證實，但傳說本身就體現了當地村民認愛國的情懷。而「逃港風潮」展板則寫道：20世紀50至70年代，深港邊境發生了多次內地居民逃港潮。據《寶安縣志》記載，全縣大約有6萬人跑去了香港，當時華界沙頭角總人口約3,600人，逃港者逾2,400人，佔了三分之二。同樣是沙頭角村民，這一留一逃間，反映了怎樣的生存邏輯？

1977年11月，鄧小平在聽取廣東省負責人匯報邊境地區偷渡問題時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產生活搞好了，可以解決逃港問題。次年7月，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視察沙頭角，看到幾塊界碑把一條窄窄的街道一分為二，兩邊貧富懸殊，動情地對隨行的寶安縣負責人說：一條小街，兩個世界。他們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很荒涼，怎麼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呢？一定要想辦法把沙頭角發展起來。當然，全縣其他地方也要加快發展，促進平衡，但是要優先考慮沙頭角。

這被視為「改革先聲」。歷史唯物論認為，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從東和墟到中英街，兩百年興衰沉浮，生動地體現了這一基本原理。在國際較量和政治運動的血雨腥風中，世俗生活總是在不經意的縫隙處展現出頑強的生命力。

我已三次到訪中英街，每一次都深切地感受到它的歷史標本意義。第一次是1996年到深圳出差，慕名前往。當時，香港回歸在即，中英街正處於邊境貿易黃金時期尾聲，一條寬不過三四米、長不過二三百米的邊境小街，日接待遊客竟達到10萬人。但1997年香港回歸後，隨着深港往來多渠展開，中英街商業日漸衰退。

◆木木



◆中英街疫情期間被圍欄隔開後，每天向香港沙頭角運送蔬菜和日用品的出入口。

據此，當地政府提出融「旅遊、觀光、購物和愛國主義教育」於一體的新發展定位，中英街走上轉型之路。

當我2010年第二次來到中英街，街面上已不復當年熱鬧景象，店舖林立，顧客卻不多。新建了一些紀念性觀光設施，如回歸廣場、濱海觀景道、中英街標誌塔等，看起來更像一個露天博物館。果然，兩年後中英街被國家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授予了「中國歷史文化名街」稱號，以展示「一國兩制」的歷史景觀和文化風情。

2021年初冬，我再次走訪中英街，想去看它在新冠疫情下的處境，尋找林鄭月娥特首推出北部都會區計劃後深港合作新機遇。沒想到，一條長長的圍欄隔開，把中英街穿腸破開，兩邊店舖隔欄相望，街上冷冷清清。數百年來，這裏人來貨往，山隔不斷，水隔不斷，戰火隔不斷，意識形態隔不斷，病毒終是把它隔斷了。

站在中英街盡頭的觀景台上，腳下冷冰冰的圍欄隔開蜿蜒而去，遠處卻是滿漢縱橫，峰巒起伏，分不清哪是深圳哪是香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中英街的命脈，也是這條滄桑小街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歷史之光照亮未來之路，疫情過後，新一輪深港融合發展將以怎樣的勢頭和格局展開，多少人拭目以待！

走過千山遠 等開兩制殊 百年風雨處 一夢到東墟

字裏行間

◆黃仲鳴

讀書是為了活着

小學時就愛將「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掛在口邊，老師也以此教導我們，把書讀好，不愁沒有「黃金屋」、「顏如玉」。於是發憤讀書，尤其是課外書，更是囫圇吞棗；無法，幼時太窮困了。

稍長，才知道這兩句話來自宋真宗的《勸學篇》：「這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必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婦，書中自有顏如玉。」宋真宗者，天子也，自有權說出這句話，他不用讀，也有「黃金屋」，也有無數的「顏如玉」。

這兩句話，在科舉時代，是萬千學子的進身階。不讀書，注定沉淪農桑，一世住不進「黃金屋」，要不到「顏如玉」。

近日疫情嚴峻，山上學校不見學子蹤影，行人也稀。無論日夜，看着那寂寂的馬路，真是百感交集。在路旁的餐廳吃午飯，相識的沖咖啡大媽走過來招呼，細詢這樣的環境，問我有何消遣？我老老實實的答：「看書。」她一臉茫然，說：「瞓下覺啦，看什麼書！」她隨着說：「我六點下班，回去煮東西吃，再打打麻

雀，每夜都這樣，樂極！理他什麼疫情。」我一愕，隨即恍然。我們這些中了「書毒」的，由小生、中生到老生，深嘆無何大成，有時還深悟王強之「讀書毀了我」的道理。

近日在書坊看到陳平原的《讀書的風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第2版)，腦中突然閃出「書中自有風景」這語，用來對照「黃金屋」、「顏如玉」句，亦是阿Q之語也。因「屋」、「玉」俱無，展書看風景，亦人生一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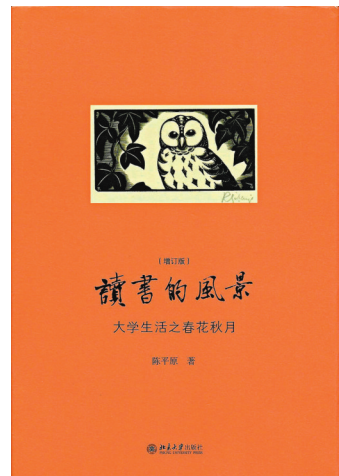
陳平原說：「讀書是社會上的某一職業」，是何意思？「就是說，不擅長使槍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過去稱讀書郎、書生，現在則是教授、作家、研究員，還有許多以閱讀、寫作、思考、表達為生的」，然而，這些人或算讀書有成吧，其意當是找到好職業，有穩定的收入；在學問上或名成利就，當然比浮沉於低層學無所成的較佳、大佳。

以前，我讀書是為求學問，是修心養性。真的，少年時就手不釋卷，燈下揮筆思考，正一「讀書無用」也。後來，因緣際會，入了文字界，再而入了高教界，這才知道讀書「救」了我。

陳平原引經據典。宋人黃庭堅《與子飛子均子予書》說：「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我認為，這太「抬高」讀書了，沖咖啡大媽亦有其樂趣也。

不過，我始終認為，讀點書、讀好書是必要的，不為求官求祿；福樓拜說得好：「閱讀是為了活着」，不將讀書看成是追求功利為目的，只為看看「風景」，豐富了人生見聞也算是「活着」的收益吧。

《讀書的風景》副題是「大學生生活之春花秋月」，陳平原這書是寫給大學生、研究生看的，這對時下不愛看書的青年來說，確是振聾啟聵。我讀書，才知活着。



◆看了這書，才知讀書的重要。 作者供圖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打蛇餅·墟疍·大陣仗·震過貓王·有得震冇得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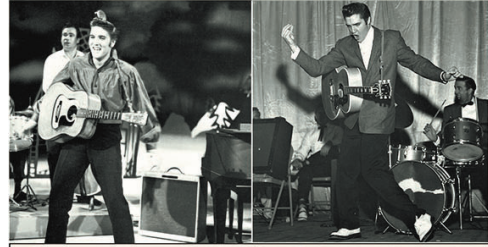
葵涌都就「打蛇餅」，沙田濕源都就「墟疍」，也得咁「大陣仗」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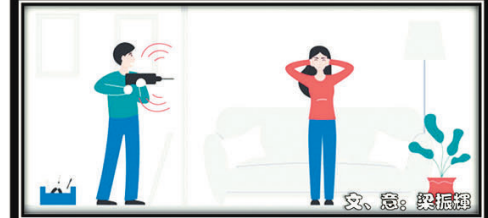
「墟疍」會唔會同個「墟」有關呢？



「大陣仗」會唔會同古時打仗有關呢？



「貓王」，你對腳冇事叫嘛，「震」成咩呢？



你咁講法，真係「有得震冇得瞓」嘞！

《粵語講呢啲》
打蛇餅·墟疍·大陣仗·震過貓王·有得震冇得瞓

生活點滴

◆吳春萍

湯圓的回憶

冬日的某個周末，和三五朋友一起騎自行車去郊區的古鎮轉了轉。

在一處叫「遇仙橋」的地方，據說是在清朝乾隆年間，何仙姑和呂洞賓兩位神仙曾經下凡來這裏，幫助一戶有緣的善良勤勞窮苦人家謀生而修造起的一座磨房。朋友乖巧可愛的女兒小靈靈好奇地唸着石磨兩旁的一幅謎語對聯：「石崖對石崖，雪花直飛下。」唸完，她一邊思考地摸着她的腦殼，一邊探尋地看着我們幾個人。她媽媽也和她一樣做出動腦筋的頑皮樣，不斷眨着眼睛對她說：「靈靈最聰明了，好好動動腦子想想！」

「『石崖對石崖』，那就是和石頭有關了；可是，『雪花直飛下』又是什麼意思呢？」靈靈還在不停地思索着。站在旁邊的一位戴眼鏡的先生也被靈靈逗樂了，看着石磨提示她說：「再想想，答案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在這時，一輛標着「劉和尚水磨湯圓」字號的三輪車，伴着一聲聲洪亮的「劉和尚水磨湯圓，兩塊錢一碗」的吆喝叫賣聲，從古鎮的巷子深處而來。看到這來到近前的白生生、圓溜溜的，一碗碗飄蕩糯米香甜味道的湯圓端到了眾人手裏，靈靈轉動她漆黑晶亮的大眼睛對媽媽說：「好香哦！媽媽，我也要買湯圓吃，吃了我就告訴你答案！」媽媽摸摸女兒柔軟發亮的黑頭髮說：「好，就依你！」

一碗冒着熱氣的湯圓不一會兒就被靈靈消滅進肚子裏，看着被水車轉動轉動緩緩抽水轉動起來的石磨，早已在心裏有了主意的靈靈笑嘻嘻地對大家宣布：「『石崖對石崖，雪花直飛下』，說的不就是這座石磨嗎？我一看見湯圓就想到了，說的就是石磨把米粉碾出來的時候，那些雪白的湯圓

粉就像冬天裏的雪花飛落下來的景一樣。」

一旁，眾人都翹起大拇指誇獎靈靈：「小姑娘真聰明！」靈靈乘機對媽媽說：「媽媽，叔叔的水磨湯圓可真好，咱們學學怎麼做，回家以後就可以隨時做來吃了，好嗎？」聽到小姑娘這樣說，湯圓老闆趕緊熱情給大家介紹：「我們店舖裏有現成的老式水磨湯圓粉，還有我們家特製的『劉和尚湯圓』芯子，大家走的時候可以順便帶點回去……」

一群群遊人來了又去了，那一輪輪轉動的粘輻，在水力作用下推動石磨磨出的一袋袋白花花的花粉，做出一碗碗香甜的湯圓，寫出一個個關於水磨湯圓的傳說……過往的一切歲月，都已經作為一頁頁歷史封存進一本本陳舊發黃的線裝書裏；惟有那粘輻、那水輪、那石磨，在散發着一陣陣油墨書香的「磨房」裏，獨自演繹着那些或甜美或憂悽的種種故事。

如今，城市裏賣的各種包裝精美的湯圓大多是機器製作出來的，雖然也還是香甜可口；可是和鄉村老式水磨磨成水粉手工製作的湯圓相比，吃起來就糯得沒有那麼細膩鬆軟貼心了，最重要的是少了親情的味道。

記憶回到小時候，每年快要過年的時候，媽媽和家婆都會事先曬好一袋袋小粒小粒的糯米，並兌好適量的一般大米，和在一起攪勻。等到落雨不用出門趕農活的日子，她們就會把一大一小兩扇石磨抬出來洗乾淨安好，通常是媽媽推磨子，家婆配合着往石磨孔心放米和加水，雪白的米漿便緩緩順口槽流到大鍋裏。

石磨一圈圈地轉動着，糯米漿也一道道地流出來；等到推完了一大鍋，媽媽就拿大瓢把乳白色的糯米漿舀到

一個白棉布做的米粉袋裏，緊緊袋口，在院門外的一棵粗壯樹上高高吊掛起，慢慢等水瀝乾；然後倒出來用大簸箕篩得薄薄的，曬乾再收起來放進米缸裏。等到大年初一或者正月十五元宵節時，再舀到面盆裏用適量的水和米粉揉搓成一塊塊小塊的米粉團，把那張平時蒸飯用的紗布浸濕後蓋上待用；再把搗細的炒熟花生米和芝麻裝進碗裏，拌上黃糖和剝得很細的新鮮豬肉臊子，製成兩種味道的湯圓芯。媽媽通常都會把肉餡做成又小又圓的櫻桃湯圓，專門給我這個不喜歡吃甜糯食物的人準備；當然，也許母女連心的緣故吧，我媽也喜歡吃這種鹹湯圓。而那種做得又圓又大的，理所當然就是其他女人和爸爸等愛吃廣味甜食的男人的美餐。

雖然我一直都不喜歡吃甜糯的食物，但每到過年，懂事的我都會陪着媽媽和家婆，看她們忙完各道工序，做出一菜板大大小小、圓圓長長白球一樣的湯圓。然後一家老小圍坐在灶邊，一邊烤火一邊等大鍋裏的水燒滾，媽媽再一個個地把湯圓輕輕下鍋，家婆則用一把小木勺沿鍋邊推轉；這樣，煮出的湯圓就會很好看，不會黏連成一片糊糊。當湯圓把一團團腦袋浮出水面時，她們會及時再加少量冷水，再煮幾分鐘；這樣，煮熟的湯圓看上去就會泛動白玉般如珍珠一樣通透的圓潤光澤，吃起來口感相當不錯，糯而不黏，回口細軟香甜，滿嘴唇齒留香的同時，也深深地留下了一碗碗親情的印記。

到現在，我仍然不喜歡吃甜糯的東西，但媽媽過年做的水磨湯圓卻是每年都要吃的，因為吃下去的還有媽媽天長地久的如水磨湯圓般黏稠的濃愛和親情。

圓圓的甜蜜
圓圓的期待
經受沸水的洗禮
就變成中華一絕
與正月十五的花燈
一起盛開

潔白的小品
濃烈的情懷
你煮成一種文化
融入華恆恆的血脈
也融入久遠的國騰

有華人的地方
就有香甜的湯圓
有精緻的地方
就有香醇的中國派

捧起你
就捧起歷史的瑰珠
品味你
就品味濃濃家國情結……

今晚的花燈
萬民追夢伊甸園
匯成文化之盛宴
激揚迎春的狂歡……

元宵(外一首)
關花燈

是天上的繁星
流落到人間
還是夢裏的仙境
漂浮到街面？

處處秀綠燈
月亮當裁判
金虎迎盛世
暖風撫笑臉

古代的宵宵
千門閉人入潮歡
情侶相約黃昏後
火樹銀花映無眠

詩詞偶拾
鈞